

东关往事

□周惟熙

室里上晚自习，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失火了！”我们纷纷跑出教室，只见东方火光一片，火舌直向上蹿，在漆黑的夜空中显得好可怕。有人说：“东关失火了。”我们一起向东关跑去，住校生到宿舍拿脸盆。

一路上都有人向东跑，黑暗中看不清是什么样的人。过了洋桥洞，迎面火舌冲天。那是供销社的仓库，就在路东，面对铁路。它的南边是小沙河。许多人在来来回回奔跑，用桶和盆从河里取水，再跑过来浇向大火。

这样太慢，也会互相碰撞。有人喊排队。不一会，杂乱的人群排起了三四条“长龙”，每条“长龙”都是双队，一队传送河里来的水，灭火；一队传送空的水桶、脸盆，再到河里取水。我也站在“长龙”里，双手不停地飞快传递。只听见前边有人说“快点，快点！”大约一个小时，火终于扑灭了。

回去后，谁的脸盆，谁的水桶，分不清了，带一个回去就是。第二天听说现场满地都是鞋子，大约是跑丢了的吧，可见当时是多么紧张。

面对灾难，大家的心都往一处想，所有人的劲，都往一处使。丢了鞋，错了盆，谁也没有埋怨。这就是滁州人！我们可爱的滁州人！

三

年幼时也坐过火车，忘记是什么样了。记得是1958年夏天，我们高三的学生集体到蚌埠去参加高考。四个班的学生排队，我们学生手里没有票，检票员一个个点人头，我们有序通过检票口，在站台上候车。站台上也有小卖部，挎着篮子卖吃的，也有卖竹篮、扁子什么的。

我们坐的是慢车，坐了四个小时才到蚌埠，站站停，陈营、沙河集、张八岭都停；要是快车，小站就不停了。

记得在蚌埠，第一天晚上吃馒头，特别白。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大约蚌埠吃的是自来水吧，所以馒头才这么白。后来才知道，那是政府对考生的照顾，专门拨了一批特级白面。

我们睡在三中的大礼堂，第三天考地理。头天夜晚十一点了，地理老师把我们在地铺上叫起来，集合到大礼堂的另一头。他在那里拉起一道道绳索，绳子上挂着他抄写的大字报，把他认为的重点内容都写在上面。他大声朗读，带着我们一遍遍复习。可我只听了一半，就偷偷回去睡下了。那年，我们绝大部分都考取了高校。

春天(组诗)

□姚碧波

春天

春天打开了甜蜜的大门
那是从一朵花的绽放开始的
几里外的蜜蜂也会赶来

一树小鸟在树枝上尽情歌唱
褪去所有的伪装
只为把爱唱出来，交给春天

雨水过后，四野的青草奔向远方
新枝在青翠中收集点点阳光
溪流越过山冈，开始变得暖和

竹笋正从泥土中钻出来
天地间听到振翅的声音
那是林中的树木向春天振臂欢呼

近处花草娇嫩，远处青山空蒙
春天的最美之处
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过

春意

春天轻盈的脚步，穿过
薄薄的晨雾，和春风撞个满怀
让四野都染上了绿

放眼望去，万物萌动
绿色成为春天的河流，在苏醒的
大地上，欢畅中潜藏着惊喜

春意如此蓬勃
花草鲜嫩，水灵灵的
在田野，在山谷，在阳光下滋长

春色中，那一声声鸟鸣
挂在树梢上
像叶片上晶莹的露珠

春事

当春天来临，我又大了一岁
但春风还眷恋着我，会亲吻
我的脸，像在安慰一位老朋友

春天让大地受孕，一夜间
长出遍地的小草，开出无数的花朵
生机勃勃，春的气息高过泥土

几朵桃花落在我的脸上
这是春天离我最近的时候
春天里，植物都拥有辽阔的爱

一只蝴蝶从树木间飞过
那色彩斑斓的翅膀，穿过翠绿
像一条蓝色的弧线，点亮我的视野

漫山的鸟鸣填满山谷
我只想在山冈上休憩一会
等春风过来，把我唤醒

春色

如果留意岩石的石缝间
一株草长着，或一朵花开着
那是春天驾到的印记

一场春雨让植物更绿
绿得发出迷人的光芒
那是生命的力量，连死亡都会退却

草尖上，绿意在阳光下流淌
像一条河流，向着低处川流不息
我要把春色分给大地、山川和江河

当我眺望群岛的春天
万物喜悦，等待拔节生长
我只想要一缕春光

在我看不见的花草间
一群草虫窃窃私语
那是与春天探讨歌唱

大地深厚，山峦博大
我要拿着酒壶，醉卧在桃树下
让山野的春色把我包围



烟雨润山乡 方华/摄

修复时光

□马亚伟

面对一些时间节点的时候，比如月末、季末或者年终岁尾，我心里总会有些惶恐不安。岁月轻盈无声，又一段时光悄然逝去了，过往的日子仿佛被压缩成一张纸，那么薄那么轻。那张纸轻轻一碰，还会支离破碎，无法拼出过往时光的全貌。

我总有种修复时光的强烈愿望。过去的时光，都会被切割得七零八落，有些记忆淡忘了，有些故事沉落了，有些印记泛黄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还原曾经的时光？这个过程就像修复文物或者古建筑，既要把握全貌，更要着眼细节，这样才能让古老的器物或者年代久远的建筑恢复原貌。我一向觉得修复工作极富魅力，工匠们好像拥有一台徐徐转动的时光穿梭机。这台机器无比神奇，转动的时候发出轻微声响。那种声响，是时光蹑手蹑脚游走的声音。工匠们借助时光穿梭机，缓缓进入千百年前，打捞历史留下的碎片，复原曾经的故事，把每一个碎片拼接、粘贴、缝缀起来。

世上的工作，还有哪种像修复工作这样有魅力、有趣味、有意义？一般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而从事修复工作，可以活千万年。他们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穿梭，见证了太多风起云涌和是非成败。滚滚长江东逝水，许多岁月被冲刷得没了踪影，他们却能寻找到失落的光阴残骸，把记忆修复得鲜活如初。修复时光就等于定格一个个瞬间，留下永恒。多年来，我一直有“修复情结”，想象着一个人如果专注于手中的旧物，耐心修整和复原，就是在跟古老的岁月重逢，创造时光倒流的奇迹。

我的这种情结，大概源于童年。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便对春去秋来、光阴更替极为敏感。春花秋月的转换，不仅仅是季节变迁，更是生命的年龄在

缓缓向前。那时我特别喜欢在本子里夹上一片树叶，春天的杨树叶新鲜水嫩，我把它夹在笔记本里。不知过了多久，我翻开本子，竟然发现那片树叶已经干枯泛黄。我轻轻拈起那片杨树叶，它已经变得特别脆弱。可是，洁白的本子上却留下了它的印痕。我用铅笔把印痕勾勒出来，然后把血管一样的叶脉画出来，最后用绿色的蜡笔涂上色彩。我的笔记本上，重新出现了一片鲜活的绿叶。我内心荡漾着喜悦之情，仿佛把逝去的时光修复一新了。秋天的时候，我会在本子里夹一片红叶。待到冬天，如法炮制。

人生在世，我们每天都在失去，不停地失去。还好时光可以修复，干瘪的岁月可以重新饱满鲜活。我一直记得那样的一幕：夜晚昏黄的油灯下，家人围坐，父亲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他们最爱讲过去的事，去年的事、前年的事，或者十年、二十年前的事。有时候，他们讲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灌溉、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守望。我在他们絮絮的讲述中，感觉到过往岁月的温度，心里总是溢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过去的时光并非冷酷无情，只要我们精心修复，每一个温馨的片段和细节都会重现。

修复时光，就是还原时光罅隙里那些淡漠的细节，还原岁月褶皱里那些模糊的故事。所以每当站到一个时间节点，我喜欢翻检一下被丢在身后的时光。蓦然回首，恍惚朦胧的记忆复又清晰。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在不断流逝，我们在不断修复——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失去又不断修复的过程。

韭菜，割不断的乡愁

□张宏宇

惊蛰过后的首场细雨，我蹲坐在老宅后院，那片郁郁葱葱的韭菜地旁。新割的韭菜茬口渗出鲜嫩的青绿汁液，像谁打翻了一盏碧玉酒盅。母亲常说，韭菜是穷人家的灵芝，刀下留情三寸，半月之余，新芽又现。

江南的韭叶细长如柳，北地的韭菜宽厚似剑。老宅墙根的这畦却生得奇特，叶片边缘泛着紫晕，那是爷爷自东北远道带回的种子。春分时掐尖，白露时收籽，奶奶以草木灰拌鸡粪为肥，让这来自异乡的根脉，在我居住的苏北土地上愈发根深蒂固。

在我的家乡，韭菜是最为接地气的食材。春日里，母亲总会到后院采摘一把鲜嫩的韭菜，那嫩绿的叶尖还挂着泥土的芬芳。她将韭菜细细切碎，和着鸡蛋调成馅，包进擀得薄薄的面皮里，煎至两面金黄。刚出锅的韭菜盒子，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咬上一口，韭菜的清香瞬间在唇齿间绽放，成为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

记得儿时腊月二十九，灶王像前的竹筛上，总是铺满了翠绿的韭菜。母亲将韭菜切得细碎如星辰点点，与土猪肉馅完美融合。面剂子在擀面杖下飞旋成月，沸水锅中浮起一个个白玉般的饺子。氤氲的热气中，父亲往我碗里夹了五个饺子：“多吃些，长得比韭菜还快。”案板上的韭菜根还带着晶莹的晨露，在煤油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微光。父亲将最后一个韭菜饺子夹给我，胡须上还沾着饺皮：“慢些吃，地窖里还藏着春韭呢。”他说的春韭，被精心腌制在陶瓮里，用粗盐封存着，等来年开坛之时，咸鲜之中仍锁着三月的清新之气。

韭菜的生命力极强，割了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小时候，母亲总爱说韭菜是“穷人的菜”，种一次能吃上好几年。每逢春天，邻居们都会慷慨地分享自家种的韭菜，你家包饺子，我家烙饼，整个村子都弥漫着韭菜的香气。这种朴实的分享，让清贫的日子也充满了温情。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置身于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中。韭菜，成了我与故乡之间那条割不断的纽带。每当在超市遇见韭菜，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她常说，韭菜要现割现吃，才能锁住那份鲜香。如今想来，这不仅仅是对食材的挑剔，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与追求。

韭菜的滋味，便是乡愁的滋味。它不似辣椒那般热烈奔放，也不似苦瓜那般清苦涩口，却拥有着独特的辛香，让人回味无穷。这种味道，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份朴实无华的慰藉，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偶尔停下脚步，细细品味生活的真谛与美好。

每年韭菜疯长之际，割了一茬又一茬，而那份乡愁，是永远也割不断的。离乡那年，母亲往我的行囊中塞了一个粗布包。当飞机穿越云层之时，我打开它，竟是晒干的韭菜花。那些细碎的白点在异国他乡的窗棂上渐渐苏醒，遇水便舒展成故园的月光与回忆。

如今，我在后院开辟了一小块地方，学着母亲当年的模样，用竹刀轻轻掠过青翠的韭菜茎。割下的韭菜被包成了饺子给女儿品尝，她忽然抬头说道：“爸爸，这个味道我好像在梦里见过。”

今年的春天，韭菜又长新绿，在陶盆里又窜出新芽，紫晕愈深，恍若老宅墙头那抹未褪的晚霞。

